

王陽明全集

新式標點

王陽明全集

中華圖書館印行

新式標點

王陽明全集

王祀材

中華圖書館印行

標點
重刊

王陽明全書序

言學術思想者，其所自產生之時代，殆不可疏忽也。有明之世，君權專橫，臻乎極頂。如太祖成祖，力能自主，則苛酷之施，惟意所欲。洎乎後世，庸闇相承，可畏之勢，歟遂操諸權臣宦者之手。綜一代之史以觀，謂曰黑暗時代，恐非過甚之言也。當此之際，思想界將呈何象，循何道乎？所謂士人階級，將何所持乎？此蓋問題也。試爲設斷，可得四塗：恭順帖服，惟所施爲，其一；趨於唯心，玄懸理想，其二；放浪自恣，涉於玩世，其三；揭竿騰說，顯示反抗，則其四也。後二者無關茲之所論，可不及；請言其前二者。當明之世，思想界之威權，胥屬程朱之派。人之視之也，以爲此爲常經，此爲正統。外此卽無自致力，無自學問。治者又從而庇護之，詔示誘導，亦曰惟此之遵。迭爲因果，一尊之基益堅。試觀此派之學者，其態度又何如乎？則殊不能滿我人之意。蓋徒汲程朱之末流耳。保守而輕棄自我，瑣碎而流於迂腐，殆足以盡之。薛瑄有言：『自考亭以還，斯道已大明，無須著作，直須躬行耳。』此非謂朱子之學，已見千古之至真，闡發既盡，更無餘蘊耶？非謂後人學問，幾成徒勞，卽此依傍，便可立足耶？何其恭順自遜之至於斯也！而彼輩之於時主，亦若此其恭順。陽明天才卓越，其精神不任拘繫，值此潮流，宜其崛然興起，爲有力之反動，視若輩爲不屑伍。

矣。其學固有所自，則禪宗及象山之義論也。故主『萬物皆備於我』，『天下無心外之物』。蓋極端之唯心主義，一反當時之拘執瑣碎，不復期於外而自求諸內，其終極境界，則意志之自由，精神之生活也。陽明若不生此代，無政治學派以爲之因，其學說將奚如？殆莫能答也。

治陽明之學，宜先知所謂良知者果爲何物。言此者固已盈編累牘，求其簡要條貫，溯而可通者，莫若梁漱冥氏。梁氏精究哲理，視生活極真誠，其言宜有高價。今撫攝大義於此，愈於逞臆而言矣。梁氏謂陽明所標良知，非知識知解之謂。舉凡後天之知識，如名物數量，爲具體之觀念抽象之概念，均良知所不能知。又所以能知名物數量之知，亦非良知。良知所包，不能若是其多。良知於是非善惡，初無識別之用，第有迎拒之力。痛癢好惡，才相接觸，卽時感知，更不待慮。此痛癢好惡便是良知。所以異於知識知解者，以其爲有情味意味之知也。知識知解，其性冷靜，而此則熱躍。試觀孟子所稱人之四端，其惻隱羞惡恭敬明皆有情意之知，卽是非之心，亦殊於判別，蓋謂人於是非，自有迎拒也。故陽明直以好惡爲言，曰『是非只是個好惡，只好惡就盡了是非』。與孟子意正同。此有情味意味之良知，無待修學，不假思慮，今世謂之直覺。凡百心情，縱極繁複，而剖析至細，察其始初，要不出乎好惡。好惡者，心之迎拒力也。

良知既明，所謂知行合一之行，又何物乎？庸俗之解，以爲行卽舉措動作。此未免求之太粗，精究之抑且難通。梁氏以爲我人生活，祇是念念相續，無論作事與否，均此念念相續之時。陽明所謂行，卽當就此求之。於念念相續之際，就一念上有所感發趣向而言，便是行。如見師長，一念起敬，便是已行。又如見乞者，一念生憐，亦是已行。至於拱揖施與，則由一念相續，展佈於四體，自宜有此，而非行之本體也。如或形格勢禁，四體不得循其所感發趣向以表達於外，則卽此感發趣向之念念不已，亦已盡恭敬慈善之行而無不足。反之，內心初非真動恭敬憐閔之心，則雖拱揖如儀，施與多金，要不得爲恭敬慈善之行也。故真實之行，存於情意，表見於外，乃有舉動求行而不內趨情意，惟舉動是問，是猶探根柢於木末，必失之矣。是故知行實爲一體，初非二物。陽明曰：『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。』又曰：『若會得時，只說一個知，已自有行在；只說一個行，已自有知在。』蓋此指也。於此當知所謂知行合一也者，乃本來合一，隨感而應，卽知卽行，固非彊兩者而合之也。世人違其自然，感有不真，應有未切，遂呈病態。陽明之倡此說，蓋欲人祛其病態，返乎常理，共臻感真應切之境也耳。

知行既本來合一，則一存而並存，一亡而俱亡。良知若長在，斯行必永存，固絕無間題，亦何所用其致力？必良知有未盡完足也，於是感不真，應不切，而頗有待於致力。豈良

知亦有喪失之時耶？梁氏以爲良知雖人人所固具，而卽於昏鈍，則恆有之。昏鈍之甚，與喪失無異矣。所謂放於外也。收其放心，使復於本初之明敏，非下功夫，其道莫由。陽明舉下功夫之方，祇如中庸所稱戒愼恐懼。然非將此心注念不忘之謂也。心無其事，而息不昧，自然戒愼恐懼，斯爲得之。於是痛癢好惡，隨感隨應，罔不真切，甯復有知而不行之事乎？陽明爲此功夫作標語，則致良知是也。

陽明之唯心的理想主義，與今日新心理學所探討未能相通，而真理乃在後者，固莫可諱言。惟其說尊重情意，崇尚真誠，提倡精神上之自由活潑，視自我也特篤。洵庸愚之國民之藥石也！心會其意，感而自化，未有不爲特立獨行之君子者。其於當世，靡然嚮往者，並皆賢智東人之子，則且以王學振其國矣。嗚呼，可不謂之思想史上之豪傑也哉！

室有藏珍，而丐於外家之羞也。本館念此，因取舊刊陽明全集，詳加校點，重付鉛印，以餉海內。世或以爲陽明徒言心性，殊不知其於事爲，固亦殫力竭誠以赴，觀於語錄書函，卽可知之。而其武功治教，彪炳史冊，尤事爲之重大者。全集有奏疏公牘，讀之殆如親見其擘畫周詳，致其爲國爲民之忠貞，誦其詩篇，則接高曠之襟懷，觀世德紀，則知淵源之有自。總之，求陽明於全集，則得其具體，而非一相矣。世之君子，幸鑒斯言。

王文成公全書原序

後學徐階撰

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，其首三卷爲語錄，公存時徐子曰：「仁輯次二十八卷爲文錄，爲別錄，爲外集，爲續編，皆公薨後錢子洪甫輯，最後七卷爲年譜，爲世德紀，則近時洪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也。」隆慶壬申，侍御新建謝君奉命按浙，首修公祠，置田以供歲祀，已而閱公文，見所謂錄若集各自爲書，懼夫四方正學者或弗克盡讀也，遂彙而壽諸梓，名曰全書，屬階序。階聞之，造無隱顯，無小大，隱也者，其精微之蘊於心者也，體也，顯也者，其光華之著於外者也，用也，小也者，其用之散而爲川流者也，大也者，其體之斂而爲敦化者也。譬之天然不己之妙，默運於於穆之中，而日月星辰之麗，四時之行，百物之生，燦然呈露而不可掩，是道之全也。古昔聖人具是道於心，而以時出之，或爲文章，或爲勳業，至其所謂文者，或施之朝廷，或用之邦國，或形諸家庭，或見諸師弟子之間，答與其日用應酬之常，雖製以事殊，語因人異，然莫非道之用也。故在言道者，必該體用之全，斯謂之善言；在學道者，亦必得體用之全，斯謂之善學。嘗觀論語述孔子心法之傳曰：「一貫。」旣已一言盡之，而其紀孔子之文，則自告時君，告列國之卿大夫，告諸弟子，告避世之

徒以及對陽貨，詢廐人，答問饋之使，無一弗錄，將使學者由顯與小，以得其隱與大焉；是善言道者之準也，而其爲學因亦可以見矣。唯文成公奮起聖遠之後，慨世之言致知者，求知於見聞，而不可與酬酢，不可與佑神，於是取孟子所謂『良知』合諸大學，以爲『致良知』之說，其大要以謂人心虛靈，莫不有知，唯不以私欲蔽塞其虛靈者，則不假外索，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，無所措而不當，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必先致知之本旨，而千變萬化，一以貫之之道也。故嘗語門人云：『良知之外更無知，致知之外更無學。』于時曰仁，最稱高第弟子，其錄傳習，公微言精義，率已具其中。乃若公他所爲文，則是所謂製殊語異，莫非道之用者，彙而梓之，豈唯公之書於是乎全，固讀焉者所由以觀道之全也。謝君之爲此，其嘉惠後學不已至歟？雖然，謝君所望於後學，非徒讀其書已也。凡讀書者以身踐之，則書與我爲一，以言視之，則判然二耳。論語之爲書，世未嘗有不讀，然而一貫之，唯自曾子以後無聞焉。豈以言視之之過乎？自公『致良知』之說興，士之獲聞者衆矣，其果能自致其良知，卓然踐之以身否也？夫能踐之以身，則於公所垂訓，誦其一言而已足，參諸傳習錄而已繁，否則雖盡讀公之書，無益也。階不敏，願相與戒之。謝君名廷傑，字宗聖，其爲政崇節義，育人才，立保甲，厚風俗，動以公爲師，蓋非徒讀公書者也。賜進士及第，特進光祿大夫，柱國少師，兼太子太師，吏部尙書，建極殿大

學士，知制誥，知經筵事，國史總裁，致仕後學華亭徐階序。

傳習錄序

門人徐愛譔

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。先生聞之，謂之曰：「聖賢教人如醫用藥，皆因病立方，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，要在去病，初無定說。若拘執一方，鮮不殺人矣。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，但能改化，即吾言已爲贅疣。若遂守爲成訓，他日誤已誤人，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？」愛既備錄先生之教，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。愛因謂之曰：「如子之言，即又拘執一方，復失先生之意矣。」孔子謂子貢嘗曰：「予欲無言，」他日則曰：「吾與回言終日。」又何言之不一邪？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，故孔子以無言警之，使之實體諸心，以求自得。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，無不在己，故與之言終日。若決江河而之海也。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，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，各當其可而已。今備錄先生之語，固非先生之所欲，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，亦何事於此，惟或有時而去側，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，當是之時，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，如愛之騖劣，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，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。吾儕於先生之言，苟徒入耳出口，不體諸身，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。使能得之言意之表，而誠諸踐履之實，則斯錄也，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，可少乎哉？」錄成，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。門人徐

愛序。

陽明先生文錄序

門人鄒守益譔

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于姑蘇，自述其衷次之意，以純于講學明道者爲正錄，曰明其志也；以詩賦及酬應者爲外集，曰盡其全也；以奏疏及文移爲別錄，曰究其施也。於是先師之言燦然聚矣。以守益與聞緒言之教也，寓簡使序之。守益拜手而言曰：「一知言誠未易哉！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，從遊者三千，速肖者七十矣，而猶有莫我知之嘆。嘆夫以言語求之而眩其真也。夫子既沒，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，夷攷其取于有子，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。則下學上達之功，其著且察者鮮矣。推尊之詞，要亦足以及之。賢於堯舜，堯舜未易賢也。走獸之於麟，飛鳥之於鳳，雖勉而企之，其道無繇，不幾于絕德乎？禮樂之等，最爲近之。然猶自聞見而求，終不若秋陽江漢，直悟本體，爲簡易而切實也。蓋在聖門，惟不遷怒，不貳過之顏，語之而不惰，其次則忠恕之曾，足以任重而道遠。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，譬諸天地四時三傳，而以仕止久速之時，比諸諸大，成比諸巧力，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。秦漢以來，專以訓詁，雜以佛老，侈以詞章，而皜皜肫肫之學，淆雜偏陂而莫或救之。逮于濂洛，始粹然克續其傳。論聖之可學，則以一者無欲爲要，答定性之功，則以大公順應，學天地聖人之常。嗟乎！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？其後剖析愈精，考擬愈

繁著述愈富，而支離愈甚。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，則又未能盡追窠臼而洗濯之。至我陽明先生慨然深探其統，歷艱履險，磨瑕去垢，獨揭良知，力拯羣迷，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。有志之士，稍稍如夢而覺，沂濂洛以達洙泗，非先師之功乎？以益之不類，再見于虔，再別于南昌，三至于會稽，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，愈廣大，愈切實，愈高明，望望然而莫知其所止也。當時有稱先師者曰：「古之名世，或以文章，或以政事，或以氣節，或以勳烈，而公克兼之；獨除卻講學一節，卽全人矣。」先師笑曰：「某願從事講學一節，盡除卻四者，亦無愧全人。」又有訾訕之者。先師曰：「古之狂者，嚶嚶聖人而行不揜，世所謂敗闕也，而聖門以列中之次。忠信廉潔，刺之無可刺，世所謂完全也，而聖門以爲德之賊。某願爲狂以進取，不願爲愿以媚世。」嗚呼！今之不知公者，果疑其爲狂乎？其知公者，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爲全人乎？良知之明，烝民所同，本自皜皜，本自肫肫，常寂常感，常神常化，常虛常直，常大公，常順應，患在自私自用，智之欲所障，始有所尙，始有所倚，不倚不尙，本體呈露，宣之爲文章，措之爲政事，犯顏敢諫，爲氣節，誅亂討賊，爲勳烈，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。學出于一，則以言求心矣；學出于二，則以言求言矣。守益力病於二之而未瘳也，故反覆以質于吾黨。吾黨欲求知言之要，其惟自致其良知乎？嘉靖丙申春三月。

陽明先生文錄序

門人錢德洪譔

古之立教有三：有意教，有政教，有言教。太上之世，民涵真性，嗜慾未涉，聖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。若伏羲、陳奇偶以指象是也。而民遂各以意會，不逆於心，羣物以遊，熙如也。是之謂意教。中古之民，風氣漸開，示之以意，若病不足矣。聖人者出，則爲之經制立法，使之自厚其生，自利其用，自正其德，而民亦相忘於政化之中，各足其願，日入於善，而不知誰之所使，是以政教之也。自後聖王不作，皇度不張，民失所趨，俗非其習，而聖人之意日湮以晦，懷世道者憂之，而處非其任，則曉曉以空言覺天下，是故始有以言教也。噫！立教而至於以言則難矣。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，其所與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。然於習俗所趨無徵焉，乃闕起而異之曰：「是將奪吾之所習而蹶吾之所趨也！」或有非笑而詆訾之者。三千之徒，其庶幾能自拔於流俗，不與衆非笑詆訾之者乎？然而天下之大也，其能自拔於俗，不與衆非笑詆訾者，僅三千人焉。豈非空言動衆，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爲易也？夫三千之中，稱好學者，顏氏之外，又無多聞焉。豈速肖之士，知自拔於俗矣，尙未能盡脫乎俗習耶？一洗俗習之陋，直超自性之真，而盡得聖人千古不盡之意者，豈顏氏之所獨耶？然而三千之徒，其於夫子之言也，猶面授也。秦火而後，掇拾於漢儒者，多似是而失真矣。後之儒者，復以己見臆說，盡取其言而支離決裂之。噫！誠面授也，尙未免於俗習焉，并取其言而亂之，則後之懷世道者，復將何恃以自植於世耶？吾師陽明先生蚤有志於

聖人之道，求之俗習而無取也；求之世儒之學而無得也。乃一洗俗習之陋，世儒之說，而自證以吾之心焉。殫思力踐，竭精粹志，卒乃豁然有見於良知，而千古聖人不盡之意復得以大明於世。噫！亦難矣！世之聞吾先生之言者，其皆肯自拔於流俗，不與衆非笑詆訾之乎？其皆肯一洗俗習之陋，世儒之說，而獨證以吾之心乎？夫非笑詆訾，在孔子猶不免焉。於當世乎？奚病？特病其未之或聞焉耳。如其有聞也，則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。吾之心也。吾心之知，不以太上而古，不以當世而今，不待示而得，不依政而行，俗習所不能湮，異說所不能淆，特在乎有超世特立之志，自證而自得之耳。有超世特立之志者，而一觸其知，真如去目之塵沙以還光也；拔耳之木楔以還聰也；解支體之束縛以自舒也；去污穢而就高明，撤蔽障而合大同，以復中古之政，超太上之意，亦已矣。又奚以俗習之陋，世儒之說爲哉？先生之言，世之信從者日衆矣。特其文字之行於世者，或雜夫少年未定之論，愚懼後之亂先生之學者，卽自先生之言始也。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，盡刪而去之，詳披締閱，參酌衆見，得至一之言五卷焉。其餘或發之題詠，或見之政事者，則釐爲外集別錄，復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。庶幾知道者讀之，其知有所取乎？雖然，是錄先生之言也，特入珍藏之扁鑰也。珍藏不守，乃屑屑焉扁鑰之是競，豈非舍其所重而自任其所輕耶？茲不能無愧於是錄之成云爾。

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語

門人王畿譔

道必待言而傳，夫子嘗以無言爲警矣。言者，所由以入於道之詮，凡待言而傳者，皆下學也。學者之於言也，猶之暗者之於燭，跛者之於杖也。有觸發之義焉，有栽培之義焉，而其機則存乎心悟，不得于心而泥於言，非善於學者也。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，以良知之說覺天下，天下靡然從之，是雖入道之玄詮，亦下學事，載諸錄者詳矣。吾黨之從事於師說也，其未得之，果能有所觸發否乎？其得之也，果能有所栽培否乎？其得而玩之也，果能有所印正否乎？得也者，非得之於言，得之於心也；契之於心，忘乎言者也。猶之燭之資乎明，杖之輔乎行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，非外物所得而與也。若夫玩而忘之，從容默識，無所待而自中乎道，斯則無言之旨，上達之機，固吾梅林公重刻是錄，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。不然，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。吾黨勗諸！

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

後學徐階譔

餘姚錢子洪甫既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，又求諸四方，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，題曰文錄續編，而屬嘉興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。刻成，侯謀於洪甫及王子汝中，遣郡博張編海甯諸生董啓予問序於階，階曰：「先生之文，非淺薄所敢序也。雖然，階嘗從洪甫汝中竊聞先生之學矣。夫學非獨倡始難也，其傳而不失其宗，

蓋亦不易焉。自孔子沒，大學格致之旨晦。其在俗儒，率外心以求知，終其身汨溺於見聞記誦；而高明之士，又率慕徑約，貴自然，淪入於二氏而不自覺。先生崛起千載之後，毅然以謂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。吾心之良知不待慮而知，不待學而能，是乃天命之性；吾心靈昭明覺之本體也。惟不自欺其良知，斯知致而意可誠矣。格者，正也。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。物者，事也。事各歸於正，而吾良知之所知始無虧缺障礙，得以極其致矣。舉知而歸諸良，舉致知而歸諸正物，蓋先生之學不汨於俗，亦不入於空如此。于時聞者幸知口耳之可恥，然其辟之或激於太過，幸有見夫心體之當求，然其擬之或涉於太輕。於是超頓之說興，至舉踐履之實，積累之功，盡詆以爲不足務。脫於俗，顧轉而趨於空，則先生之學有不待夫傳之既久，乃始失其宗者，茲豈非學先生者之所憂乎？洪甫輯爲是編，其志固將以救之。其自序曰：『言近而旨遠，此吾師中行之證也。』又曰：『吾師之教平易切實，而聖智神化之機，固已躍然，不必更爲別說。』洪甫之於師傳，其闡明翼衛，視先生之於孔氏，有功等矣。夫三代以前，學與政合而出於一，虞廷之命官，與其所陳之謨，皆精一執中之運用也。故曰：三代之治本於道，三代之道本於心。而後世論學，旣指夫俗與空者當之，其諡政又指夫期會簿書當之，謬迷日甚而未已也。徐侯方從事於政，獨能聚諸生以講先生之學，汲汲焉刻是編以詔之，其異於世之爲者歟？使凡領郡者皆徐侯其人，先

生之學明而洪甫之憂可釋也。階生晚，不及登先生之門。然昔孟子自謂於孔子爲私淑，至其自任閑先王之道以承孔子，則雖見目爲好辯而不辭，故輒以俟請，僭爲之序。嗚呼！觀者其尙亮階之志也夫！

刻文錄敘說

德洪曰：嘉靖丁亥四月，時鄒謙之謫廣德，以所錄先生文稿請刻。先生止之曰：「不可。吾黨學問，幸得頭腦，須鞭辟近裏，務求實得；一切繁文靡好，傳之恐眩人耳目，不錄可也。」謙之復請不已。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，標揭年月，命德洪編次，復遺書曰：「所錄以年月爲次，不復分別體類者，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，不在文辭體製間也。」明日，德洪掇拾所遺，復請刻。先生曰：「此愛惜文辭之心也。昔者孔子刪述六經，若以文辭爲心，如唐虞三代，自典謨而下，豈止數篇？正惟一以明道爲志，故所述可以垂教萬世。吾黨志在明道，復以愛惜文字爲心，便不可入堯舜之道矣。」德洪復請不已，乃許數篇，次爲附錄，以遺謙之。今之廣德板是也。

先生讀文錄，謂學者曰：「此編以年月爲次，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，前後進詣不同。」又曰：「某此意思，賴諸賢信而不疑，須口口相傳，廣布同志，庶幾不墜。若筆之於書，乃是異日事，必不得已，然後爲此耳。」又曰：「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，然後得